

0544633

[秋之夢]

白晝——關於都市的幻覺

晕 血
——关于都市的灵魂
胡发云 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32K 印张 14.25 像页 1 张 字数 316.6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3 000 册

ISBN7-80590-666-1/1·61

定价：9.80 元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过名。为此我特意将“林韵”二字练了一阵子。有时影迷们缠着要我写几句话，我便将能记得的唐诗宋词名人名言一古脑往外掏一直写到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对这样一位真诚的女孩子我当然不能信手写一句什么你们青年人正在兴旺期或者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之类的话。我握笔凝思，真要写点什么心里话还不那么容易。

我终于想出一句话：没有什么比年轻更美好。

今天是我 39 岁的生日。

她接过去说了一声谢谢久久端详那一行字，脸上渐渐显示出以为然的神情最后苦笑了一下。

“年轻有什么好？”她咕哝一声。

“怎么啦？”我问。

“光光一个年轻有什么好？”

我问：“还有什么比年轻更好？”

“年轻的满天下都是。我一个同学去年就死了。自杀的。”

“我跟你换怎么样？”我笑着说。

“换？换什么？”她一抬头将两束目光射向我。

“我把一切给你，我的相貌、职业、名声、工资、存款、文凭、住房，我的全部家当包括从国外带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玩艺总之就是说把什么都给你，我只要你的年龄。”

肖肖长长地倒抽一口气傻呆呆地盯着我。

我说象我这样 39 岁的女人不管已经有了什么但是永远不会有 19 岁了。

“您真这么想？”她叫着。

“还真想这么干！”我叫着。

“换！”她不假思索地说。

“真心话?”

“那当然!”

“不反悔?”

“做梦都想不到呢!”

我笑了，说别孩子气回去好好想想，要换以后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哪还用想现在换都行!”

我说：“你等于用你 20 年的生命来换取一种你觉得美好的生活，也许这生活不一定象你想象的那样。”

“这一点都没有什么!”肖肖急匆匆打断我，“哪怕换上一
年一个月死了也值得。”

我笑了，捉住她冰凉柔嫩的手说那就这样定了，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我们是自由交易。她也狠狠捏了一下我的手。

就在我们互相间握手的那一刹那，我觉得一阵微醉的晕眩身子飘然欲飞，一股股热气从体内向外散发，每一眼毛孔都张开了，听得见血管中的鲜血汨汨奔突；每一根经络和骨骼都伸展着，五脏六腑在一种韵律中蠕动……

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就象看见一面没有边框的镜子，一旦发现了对方并不是与自己同步动作我有一点骇怕，我发现对面我那张脸也有一种惶然的表情，我赶忙扭过头向卫生间跑去。

我猛地关上门并摁下反锁。站在浴镜前，我看见肖肖的脸也就是从此之后我的脸——一张谈不上漂亮但明净无瑕的脸，皮肤细腻，额头、眼角、鼻沟、耳根找不出一丝丝哪怕是最细微的皱纹。眼波清浅，没有焦虑没有漠然没有强装的

欢愉或凄苦，只有如潮水一般宁静的期待如火苗一般透明而热烈的欲望，嘴唇红润，全然不必涂那带一股蜡味的唇膏——我不知吞食过多少支唇膏了可能整个胃壁已染得猩红。张开嘴，牙齿洁白光亮，叩一叩铿锵作响，一颗颗看去，没有被虫蛀过茶水染过钻头钻过砂轮磨过没有被什么异物填充过，那颗假牙也不见了——我是最先从牙齿感到自己衰老。每当我想到这一辈子再没有一口好牙了就心灰意冷。一头黑发松软黝亮如一团黑色的云在我脸颊与肩头间缭绕。我将全身的衣服鞋袜稀里哗啦扯下来扔一边象买回个什么物件迫不及待地拆掉全部的包装。

这是一个鲜嫩得让人陶醉的肉体，如安格尔笔下那些充满性感的人体。有着这样一个肉体的人竟然会觉得活得腻透了，那所有的老太太们就会很难堪。肩头圆满，肩脊窄窄的，大概除了书包和拎包，从未承受过河泥、石块、谷草一类的东西。肩关节松弛如簧，任由两条修长的手臂在前胸后背如溪流一般抚弄那高山低谷。乳峰挺拔向上，不象我们这一代女人，没长好，生长期就过去了，象一粒青涩的果子紧接着就是干瘪。好在我们都不太在乎这些，再说后来又有了许多代用品，只有上床或进浴池时才有一点自卑。腹部平坦，再不需要那些紧密结实的腰封腹带一类的刑具残酷地对付它。臀部小巧浑圆，处在上升的势头中，没有因为劳累生育脂肪堆积而受地心引力的诱惑，大腿如一片无瑕的沙丘，膝盖柔软灵活，两腿挺直的时候，上面便出现几个甜甜的肉窝，小腿修长没有一丝筋络血脉，当年在马场患疔疮落下的两枚硬币大小的暗红色疤痕已不复存在。脚是一双地地道道的少女的脚，皮肤细嫩，脚型也很好——在今天我们整个民族的审美意识朝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一点尤为可贵——从大拇趾到

小拇趾排列匀称有致，趾头小巧浑圆白里透红，趾甲盖完整精致，连最不容易长圆囿的小趾甲盖也如一颗玉米粒般可爱，那长期穿精巧皮鞋而变形的大拇趾关节与脚底的硬茧都消失了，为了它们导演曾忍痛剪去了我好些赤脚镜头。

我就这么一分一寸地欣赏自己有点自恋癖嫌疑了。

我退到喷头下拧开开关，无数颗水珠落到身上聚成一条条小溪弯弯曲曲流来流去，象柔嫩如婴儿般的小手在轻轻摩挲。一阵阵冲动让我生出许多幻想。

雨帘中，我朝浴镜痴迷地望着。我一点也不记得我第一个19岁是什么模样。那时我从未象现在这样完整清晰地见过自己，我害怕自己躲避自己，我既是牧师又是罪恶。

我就这么久久地打量着。转过来，扭过去。对我来说，这令人陶醉的肉体只是意外收获。我所以要用我那为世人艳羡的一切去换取肖肖的年龄，不是我厌倦了自己开始衰老的身子与面容，凭心而论，在我这一代人中我还可以聊以自慰。我当年的一些同学碰见我总是妒嫉得大叫起来：“你怎么不老啊，啊——你看看我，惨不忍睹……”看看确实让人怅然，胸脯平扁如板，乳房垂到腰上，“系裤带都要注意，一不小心就给扎进裤子里去了。”贞女般的一代人活到不惑，终于有了一点黑色幽默。大家也知道，在鉴赏能力普遍提高，各种胸饰日新月异的今天，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毫无意义。有的则走了另一个极端，远远朝你跑来时马上叫你想起企鹅。“节食？那三年还没有饿够？再说已轮不上我们这些老太太去勾引男人了。他？他爱看不看，我今天这副模样还有他的一份功劳呢！”有的已经生出些许白发。“开始见了就拔，后来拔不胜拔如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眼睑松弛了，腰腹僵硬了，内脏器官也出

了毛病，有一位 36 岁时就摘除了子宫。“也好，这下彻底清
净了，每月还省点纸钱。”……在这早衰的一代人中，就身子
而言我没有理由不心满意足沾沾自喜。

我是在人生的顶峰时刻突然感到对一切都兴味索然的。
这至今还是个谜。

前年我荣膺最佳女主角，在人才辈出星光灿烂令人眼花
缭乱的时代，这对一个即将人老珠黄的女演员来说无疑是一
次再生。

在一连串种种色色的最佳中，我第一个走向领奖台。中
国的女性崇拜在影视圈和杂志封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
你是一个女演员，会有生活在母系氏族的感觉。德高望重的
老头跟随你周游世界，才华横溢的中年男子给你扶椅拣菜耐
心等你用完餐后伴你散步聊天，骑士般的英俊少年为给你买
一包话梅甘愿跑穿一条街，最难侍候的司机老爷只要为你开
车便毫无怨言哪怕深夜不归，照相机摄像机如装上自动红外
线跟踪仪一般永远忠诚地跟随着你，你便可不时得到一大摞
免费照片其中有的还上了挂历。你象一只蜂后如果你不闹婚
变不干风流韵事的话。

在铺了金色天鹅绒的领奖台上，我捧着我那一只黄铜镀
金的奖杯——它也是一位衣着简练的女性——旋转、微笑、含
蓄地频频点头。为了这几分钟我从接到获奖通知一个多月来
都心神不宁。反复把握那一瞬间的分寸感反复排练对主持人
将要提的千篇一律的问题的回答，力图使它象现场略加思索
后的即兴发言。

乐声掌声，花团锦簇，闪光灯、聚光灯……因为我是第

一个上台所以我旋转得格外久——突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意识，身子变得如一团雾气般轻盈，喧闹的世界一下死寂无声，五彩缤纷的会场从眼前遽然褪尽，我不是站在领奖台而是站在一块刚可立足的山巅，天地六合一片虚空连云都没有一朵雾也没有一片，三面绝壁，一条细细如游丝的小道——我便是从那儿攀缘上来的？我身子僵直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恐怖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我不知道我在那山巅立了多久之后才回到领奖台上。我感到一层冷汗在我的身子与衣服之间滋滋作响我不知当时电视机前的观众看见了什么。后来我专门找来录相看：那职业性微笑和那因恐怖而流出的泪竟配合得如此自然绝妙，仿佛一个坦率真诚为巨大幸福而陶醉的少女。那不是我。

那是我一生中笑得最累的一天。其后几小时中，演出签名采访宴会一直那样微笑着，最后那微笑已硬硬地凝结在脸上象贴上去的一张假脸。我一面优雅自如落落大方地应酬着热烈殷勤的各种场面，一面提心吊胆深怕会干出什么不得体的勾当来。我累到极点。

回到宾馆我冲进房间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将门关死。我用热毛巾敷在脸上，揭下毛巾时那张假脸和油彩一起脱落下来完整地粘在毛巾上。我看见自己脸色苍白神情凄然象刚被人揍了一顿。在这大喜的日子我实在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如此装鬼做神。我颓然躺倒在床上忽高忽低地漂浮。什么也不会想但也没有睡去。下半夜，一阵寒气使我清醒过来，我用脚挑开被子搭在身上，开始追寻领奖台上那瞬间的意识跑到哪里去了。我在我空洞的灵魂中上下搜索，终于在一个极幽远的角落里发现了我，如一粒尘埃在那儿飘游。我看不清她

的面容但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她渐渐扩张愈变愈大最后充满了整个躯体。我听见她用一种神秘的声音说：

你满足了？

你幸福了？

回首往事你一无缺憾么？

你是你自己么？

你愿意抛弃一切重新生活一次么？

我极想听听我的回答，但在那神秘声音的威慑下我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没有勇气说假话也没有勇气说真话甚至没有勇气来想一下这些问题。我恨那个声音，正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跑出来折磨我。白天没有淌完的眼泪汹涌而出，枕头变成一块冰凉的岩石。

从那天起那个声音便时时袭扰着我，叫我在最宁静的时候慌乱最欢愉的时候寂寞最充实的时候空虚最陶醉的时候觉得索然无味。

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肖肖正在穿衣镜前一套一套试着我那些雍荣华贵富丽堂皇的衣物，一件一件戴着我那些精美的饰物——头发上的耳朵上的脖子上的手腕上的指头上的。两只旅行箱抖落一空。她对着镜子做出万般姿态脸上也是一副入痴入迷的神色。望着这个美丽迷人的女人我都有点嫉妒了，我想，如果我不曾是“她”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她换。

她侧身时发现了，我，妩媚一笑，第一句话便说：“我有点饿了，能给我叫一客夜宵吗？”

那是我的声音。我第一次在我之外听我的声音——不是录制后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也是那么美丽迷人，咬字吐音抑扬顿挫不是训练有素的人决没有这个水准。

尽管觉得有点突然，但现在还能有别的可能吗！难道要眼前的电影明星林韵去给我叫一客夜宵？再说没吃晚饭的已经是她而不是我了。我便说您稍候马上给您联系。话一出口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肖肖了。我让总机转夜餐部，总机立刻叫起来：你跑到哪儿去了，刚才来了房客到处找你，郭经理都发脾气了，后来幸亏小蔡帮你接待了，你赶快来看看。

接通夜餐部，我问肖肖也就是眼前的林韵，是去那儿吃还是叫人送来。

“送来吧，我有点累了。”美人儿慵倦地说。

我赶到新来房客的房间，那是几个刚刚坐了一架误点班机的加拿大客人，好在小蔡已经将他们安顿好了。我去了之后给他们一一开床，然后又把他们领到夜餐部。回服务部时郭经理正满脸杀气待在那儿劈头盖脸将我骂一顿并说扣除我这个月的奖金。前几天他还满脸谦恭要求与我合影，我坐着他坚持要站着。说宾馆准备将所有来住过的名人的照片挂在前厅里。

第二天清早，电影厂来车将肖肖接走了。

她带上现在已属于她的全部行头坐进紫红色轿车去机场。她将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那种大型的豪华客机。一路上她将享受到许多殷勤的服务和热烈的崇拜。

我将她送出宾馆大门，不由自主说了声：“欢迎再次光临

——”

那辆紫红色轿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从车窗后露出半张脸来，风度翩翩地朝我摇摇手。我感到有点怅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与自己永远告别而引起的呢还是一个19岁的宾馆服务员对这个有身份女人的眷恋与羡慕引起的。

交接班时，郭经理当着数十人的面将我熊了一顿，我许多年没有被人熊了，有点张惶失措，但一想我又是19岁了被熊几次也值得，再说我第一次19岁时所遭际的又何止是被熊一下？

郭经理熊完我又熊了几个人但没扣她们的奖金。然后下夜班的姑娘们一窝蜂拥向更衣间。一片白色的西服套裙——宾馆的女性全穿这种服装——纷纷褪落，升起各自五彩缤纷的衣衫。在更衣的那一小会儿，姑娘们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现出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腰间的护身符或自觉得意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她们几乎都穿那种价格昂贵的镂空文胸小裤头，我想她们要把所有的奖金都花在这抓在手上没有一把的小玩艺上，而它一天中只有短短几分种为人所见。大家自由地逛来逛去互相拧揪捶打开很大胆的玩笑比谁的大谁的小介绍保养新法。我发现我在她们中间不论是相貌身材还是言谈举止都不能算一流的。

“哎——你夜里跑进林韵房里干什么去了？”小蔡远远地喊。

我当然不能说是肖肖跑到我的房里。

“是不是让她带你去拍电影？”有人喊。

“还用说，只等通知啦！”那个身材好的餐务员说。

“别忘了把咱姐儿们捎上几个就说要搭配！”

“真是，说挑演员咱们宾馆可以用网捞！这么大一群如花似玉的，演个《红楼梦》也绰绰有余呢。”

“贾宝玉就让你的小王演，一米八二的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头上扎个髻胸前佩块玉挺神气的。”

“吃胭脂吃得绝对内行还是现代派的！”说这话的姑娘“嘖”地打一个飞吻。

一堆姑娘衣衫不整东倒西歪笑声骂声嗔怪声乱成一片。

我从未置身过这样单纯浅薄肆无忌惮的氛围中。我19岁又沉重又阴暗连死都想过。那时我几乎不会哭。所以眼下我尽管时时受攻击揶揄，但却感到痛快轻松，也跟着胡喊乱叫把一个正在往头上套裙子的姑娘推了一个屁股墩。她则把我的一只鞋踢得远远的并扬言把大东挖过去。

我骑着那辆天蓝色的女式便车回家去，凉风习习，裙裾扑打着我的腿。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非常想有一条裙子，因为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穿了裙子。我顿时自卑起来，觉得没有裙子我便永远不能在同学面前抬起头不能高声说笑不能得意洋洋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我只能在课桌后面坐着下了课也不愿站起来，因为课桌可以将我那两条又粗又蠢的裤腿挡住。我天天做梦都梦见裙子。但我不敢向妈妈要。我知道那比做梦要难得多。妈妈只把她的裤子剪短了给我穿。姨外婆活着的时候，我想要什么就对姨外婆说，妈妈很听她的。但就是那样也很不容易要一件东西。后来姨外婆死了。如果不是家里还留着一只她从太仓老家带来的针线筐箩，我就不敢断定家里是否来过一位姨外婆。我一天天被裙子折磨得成绩越来越坏，幸亏当时老师们都忙着在操场上开荒整地种萝卜南瓜，没功夫向妈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